



小学生文库

国王的时间



GUOWANGDESHIJIAN

小学生文库

GUOWANG DE SHIJIAN

国王的时间

[法] 让·弗朗索瓦·梅纳尔 著
拉布拉耶

李忆民 陈积盛 译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收录了三篇优美的法国童话。《巨人与矮子》描写自私、轻狂的巨人让魔术师捉弄得很狼狈。最后，他也尝到了做好事的惬意，终于与慷慨、见义勇为的矮子一起助人为乐了。《国王的时间》中有一个磨刀人，他那奇异的磨刀石能猜测出隐藏于金属之中的真情。通过磨刀人的斗争，告诉人们：国王的权力不能拨动一切，国王的威势也不能掩盖事实真相。《王子恩仇记》中那个怀着狭隘报复心理的王子几乎丧失王位，事实使他猛醒：对他严格要求的王后是真正的朋友。

小学生文库

国 王 的 时 间

〔法〕让·弗朗索瓦·梅纳尔 著
拉 布 拉 耶
李 忆 民 陈 积 盛 译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吉林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3.5印张 55,000字

1984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33,810—53,810册

统一书号：10377·92 定价：0.70元

致小读者

《小学生文库》

《小学生文库》象绚丽多彩的百花园，它招引得亿万小读者犹如小蜜蜂一般在花丛中飞舞采撷；《小学生文库》又象是一把光闪闪的金钥匙，它能帮助小读者打开人类知识的宝库。《小学生文库》是国家出版局委托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原辽宁、吉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少儿读物编辑室）协作编辑出版的大型综合性丛书。从一九七九年开始编辑，到一九八六年，历经八载，共出书二百一十种，以单行本和套书的形式，发行于全国各地，成了小学生的知心朋友。为满足小读者的需要，我们从中再次精选出一百二十种，装成十二盒，成库出书，再版发行。如今展现在小读者面前的十二盒装帧精美的套书，该多么象十二座金碧辉煌的知识宫殿啊！思想品德读物、历史知识读物、文化艺术读物和自然科学知识读物应有尽有。所以说，《小学生文库》又可以称得上是一套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小百科丛书了。读了这套书，你们能从中汲取知识、陶冶情操、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将来成为建设“四化”的有用人才。

阅读吧，欣赏吧，小朋友们！《小学生文库》就象一艘扬帆远航的征船，将载着你们驶向知识的海洋，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小学生文库》编委会

《小学生文库》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君健 严文井 李 新

陈 放 陈伯吹 茅以升

高士其 黄庆云 谢冰心

董纯才 蒋锡金

《小学生文库》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史文庆 杨占忠 杨 耶

李树权 金炎午 赵德明

贾恩江 董韵琴 褚德新

巨人与矮子

目 录

- 巨人与矮子..... (1)
- 国王的时间..... (30)
- 王子恩仇记..... (66)

巨人与矮子

[法] 让·弗朗索瓦·梅纳尔

从前有兄弟两个。哥哥叫菲尔，身材高大，高出出奇；弟弟叫乌昂，身材矮小，小得可怜。菲尔很坏，坏透了；乌昂很好，好极了。

“快走，”菲尔说，“你怎么老在后面磨蹭！”

“你走得太快了，”乌昂说，“看你的腿多长啊！”

“我呀，我不是个矮子！”菲尔辩解说。

“坏蛋！我长得矮也不是我的过错！”

“我长得高难道就是我的过错吗？”

“当然不是，但是你完全可以走得慢一点，对你来说，这是很容易做到的，可是我已经不能再快了。”

“那你就跑嘛！”

说着，菲尔越发加快了步子，迫使他弟弟不得不跑着追他。在村子里的大街上，行人们好奇地看着菲尔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着，而他弟弟却在后面

气喘吁吁地拼命追赶，极力想缩短自己和哥哥之间的距离，但是枉费心机！

“瞧，”菲尔转身对乌昂说，“连街头的农民都讥笑你！唉，有这么一个愚蠢的弟弟我是多么不幸啊！”

“我并不愚蠢！”乌昂抗议道。

“你是又小又蠢！”

于是，乌昂哭了起来。每当他哥哥声色俱厉地跟他讲话时，他的眼泪总是情不自禁地往外流。

“别再装哭了，早产儿！你看我哭过吗？”

“坏蛋怎么会哭呢？”乌昂呜呜咽咽地说，“他们都是些没有心肝的人！”

菲尔在一扇大门前停了下来，这扇门开向一个种满椴树和杨树的花园。一条宽阔的石子路通向一幢四层楼的房子。房子外观富丽堂皇，墙壁上还零零散散地爬着一些长春藤。这就是波斯杜缪先生的事务所。波斯杜缪先生是多尔多尼地区的一个名为圣·儒斯坎·勒·普利叶雷小村的公证人。玛格丽特·得·赛施特丽克小姐从生到死，即六十六年四个月十二天一直都住在这里，这是一位平凡而孤独的人物，出身隶属菲尔和乌昂家族的一支，因而便成了兄弟俩的一门远亲，除此之外，就没有多少东西可

介绍的了。玛格丽特已于一星期前去世，在留给公证人波斯杜缪的一份遗嘱上，菲尔和乌昂被指定为她的全部财产的继承人。

菲尔按了按门铃。脸上泪迹未干的乌昂终于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了上来。恰在这时，一个身穿号衣的仆人出来打开了金属装饰的沉重的木制大门。

八枚金币放在公证人的办公桌上。

“瞧，”波斯杜缪先生说，“这八枚金币是你们亲戚的全部财产，从今以后就属于你们的了。”

“什么！我们跑这么远的路，难道就是为了这八枚可怜的金币？”菲尔气愤地喊叫起来。

“赛施特丽克小姐的财产很少，”公证人一本正经地说，“有这八枚金币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而尤为重要的是，”乌昂说，“我们的姑母把这些金币遗赠给我们，证明她对我们怀有真挚的感情。”

“这个老太婆的感情管屁用！”菲尔大声嚷嚷着，“我们专程从首都来到这个鬼地方，难道就是为了这么几枚刚能够填补我们旅费的金币？！”

听到别人称自己的故乡为“鬼地方”，公证人十分恼火，他严肃地戴上了他的夹鼻眼镜。

“不管怎么说，先生们，”他冷冷地说，“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别的主顾还在等着我呢。”

“那太好了，我压根儿也不想再在这里多耽搁了，”菲尔以同样的语气反驳说。

说罢，他把八枚金币往口袋里一塞，飞快地离开了公证人的办公室，乌昂赶紧追了出去，对于哥哥的无礼举动，他甚至来不及向公证人表示歉意。

菲尔和乌昂出了村子，在通向火车站的大路上走着。乌昂象往常一样，在哥哥后面一溜小跑，极力不让他把自己拉得太远。

“才八枚金币！”菲尔低声抱怨说，“老太婆，见鬼去吧！”

“这样说话很不好，”乌昂说，“我们的亲戚很喜欢我们。我呀，每当欣赏我那四枚金币时，我都会思念她，她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四枚？你以为我会给你四枚吗？”

“当然了，菲尔，这是我应该得的呀？”

“哈，哈，给！这是你的份儿！”

说着，菲尔头也不回地把一枚金币从肩膀上方朝他的弟弟扔去。乌昂小心翼翼地拾起了金币，用衣服里儿擦了擦，它又恢复了本来的光泽。

“可是菲尔，”乌昂结结巴巴地说，“八除以二不等于四吗？”

“住口！”菲尔打断了他的话。

乌昂果然不再言语了，每当他哥哥提高嗓门儿跟他嚷嚷时，他是从不敢回嘴的。于是，兄弟俩继续默默地向前赶路。刚走出去不多远，只见一个乞丐正蹲在路边伸手行乞。菲尔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显出不屑一顾地神气。当他急急忙忙奔向火车站的时候，落在他后面几米远的乌昂却在老人面前停下了脚步。乞丐显得疲惫不堪，乌昂见了，不由得心潮翻滚：每当看到种种贫困的现象，他总感到无限忧伤。

“您的脸色多苍白呀……”他喃喃地说。

“三天多了，我连点面包渣儿也没见过，”老人有气无力地说。

“三天了？多可怜呀！”

乌昂的手本能地在自己的口袋里掏着，他没有摸到别的东西，只摸到他刚刚继承来的那枚金币，于是毫不犹豫地给了乞丐。

菲尔转过身子，发现弟弟没有跟上来。

“喂，你为什么呆在后面不走啊？”他喊道。

“那是你的朋友吗？”乞丐惊奇地问。

“他是我的哥哥，”乌昂十分尴尬地回答。

“多么奇怪呀！您是这样的仁慈，而他却是那

样地蔑视别人，甚至都不屑瞧我一眼。再说，这身上的差异……”

“是的，”乌昂耷拉着脑袋说，“我长得很矮，非常矮……”

“噢，”老人惊叫起来，“假如您的身材同您的慷慨无私程度一样高的话，那您一定会超过他好几头！”

菲尔气急败坏，返身回来。

“喂，”他暴跳如雷地说，“你不跟着我，却同这个流氓泡在一起，这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吗？”

“你自己这么好，而你的哥哥却那么坏，真是不幸得很啊！”老人品评道。

“你胡说些什么，老糊涂。”菲尔抢白说，然后又转过身来冲着乌昂：

“走，侏儒，赶



路吧！”他粗野地命令着。

这时，菲尔看到老头儿手里拿着一枚金币。

“我担保，他的金币一定是偷的你的！”

“是我给他的。”乌昂说。

“你把金币给了这个叫化子？那我非把它再要回来不可！”

说着，他蛮横地一把抓住老人的手，企图抢那枚金币。可是金币突然不见了。

“快还我这枚金币！”菲尔命令道，“你藏到哪去啦？”

“在这儿。”老人说。

金币在他另一只手里出现了。菲尔刚想去抢，他还没来得及下手，金币又无影无踪了。

“你觉得好玩吗，老家伙？”菲尔抓住老人的胳膊扭起来。

“住手！”乌昂抗议道，“你太不象话了！”

“松开我的胳膊，”乞丐呻吟道，“金币在那儿。”他朝马路中间指了指。沥青路面上果然有枚金币。菲尔松开老人，刚去捡钱，可就在他弯腰的瞬间，金币又不翼而飞了。菲尔转身去看乞丐，只见他正悠闲自得地让金币在手中滚来滚去。

“这是魔术！”菲尔惊叫起来。

“对，因为我是魔术师，”老人泰然自若地说。

菲尔逼近了他。

“管你是不是魔术师，反正我得要回这枚金币！”他断然说道。

“你没有这个权利！”乌昂义愤填膺，站在老人前面阻止他哥哥前来抢钱。但是菲尔猛地一推，乌昂倒在了地上。

“无耻！”乌昂嚷道，“假如我也象你一样高大有力，你就不敢这么对待我了！”

“可现在，你矮小无力，你没有一点办法！”

“不见得……”老人插进来说。

“你不要胡言乱语！”菲尔骂道。

他狠劲抓住乞丐的肩膀。可是不一会儿，他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好象什么东西烫了他的手心似的。他嚎叫起来，向后退了一步。

“够了！”老人厉声说道，“现在该让我安静一会儿了。”

菲尔看了看他这只手：手心上有一块很深的烫伤印。乞丐站起来，突然显得特别健壮、灵活。他向乌昂走去。

“我想报答你的好意，”他说，“从今以后，你每做一件好事，你的身量就会长高一截，你的行为越

慷慨，长得也就越快。至于你吗，”他转向由于手疼而一动也不敢动的菲尔继续说，“你的恶劣行径应受到比一块简单的烫伤更为严厉的惩罚。今后，你每做一件坏事，你的个子就会矮一截，这同你所做坏事的严重程度是成正比的。”

说完后，老人消逝在通向森林深处的道路上。

乌昂住在城郊的一幢房子的阁楼上。菲尔在市中心经商。下火车以后，菲尔匆匆忙忙地回他的店铺，连句告别的话都没跟弟弟说，因为在他看来，弟弟是他被烫的罪魁祸首。乌昂并不急于回去。他沿街闲逛，反复琢磨着魔术师所说的话，希望自己变得高大又高大。真能那样，他就再也用不着怕他哥哥，谁也不敢再嘲弄他是侏儒了。但是这一切都可能吗？当然，魔术师已经显示了他的能力，然而他能这样远距离影响并改变一个人的身長吗？对于一个生来就很矮小的人来说，怎么敢相信会轻而易举地长高呢？乌昂突然感到自己的希望已经破灭了。不，更确切地说，应该正视现实：他的身材将永远是矮小的。

菲尔从事旧货生意为时不久。他廉价买进各类小玩意儿，诸如生锈的小摆钟，雕刻粗糙的木匣

子，变黄的版画等等，打算倒手卖给一些人，这些人想通过一些最不起眼的破旧的东西来发现过去时代的惊人遗迹。然而顾客少得可怜，入不敷出。一上午几个钟头过去了，菲尔依然坐在柜台后面，一边等客上门，一边想着那个魔术师。尽管一剂药膏就治好了烫伤，但是他手上却留下了一块淡红色的伤疤，一看到它，就想诅咒那个乞丐。然而，菲尔绝不会轻易上当受骗。魔术？开玩笑！不过，那枚没有抢到手的金币……啊……纯粹是变戏法，毫无疑问……可是这烫伤……

这个老家伙也许只是在胳肢窝下面藏着个与电池组相连接的电阻系统……

是的，是这样，肯定是这样！一个魔术师！他让一个魔术师给愚弄了！回想起来，还真他妈的有点不安呢！难道就该那么笨吗？

菲尔放声大笑，起身在店里踱了几步。他现在感到完全放心了。由于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所以手指碰到了他还没来得及细看的那七枚金币。他下意识地掏出一枚仔细看了看，思索了一下，突然向后间跑去。一如既往，他又碰到了门框上，因为门洞太低，他不低头是过不去的。这一次他竟然连句粗话都没说，急忙来到修理工具的工作台前。他的想法

很简单：这些金币具有一定的价值；只需把它们做成招引人的玩意儿，就可以卖一笔大钱！

就这样，两个小时以后，七枚金币就变成了长项链、手镯和首饰别针，装饰着商店的玻璃橱窗。这些东西装配马虎，工艺粗糙，但是，加上一块黑缎衬底，这七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如果不细看，倒还别有一番风味呢。

刚刚摆上还不到五分钟，就有一位女主顾进店，问这些可爱的小玩意儿当中一件的价钱。菲尔说了个十分惊人的数字，这数字远远超过这件东西真正价格的十倍以上。女主顾丝毫也没感到惊讶，把钱放到柜台上，拿起东西得意洋洋地走了。

只用了一个小时，这些小玩意儿就都卖光了。厚厚的一打一打的钞票堆放在钱柜里。

“瞧，”菲尔想，“只要高价出售手头现有的便宜货，让顾客们相信这些商品是奇珍异宝，就能发财致富。”

事实上，他的推理——虽然伦理并没有在他那儿找到户头——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一般说来，一件商品越是无用，越是昂贵，买主越是相信自己买了一件了不起的东西。

“花这么多钱买这些可怜的首饰，”菲尔想，“难